

Royce 著

謝扶雅譯

宗 教 哲 學 下

名著中國哲學編譯委員會西洋哲學
商務印書館發行

Royce 著
謝扶雅譯

宗

教

哲

學

下

商名中
務著國
編哲學
印譯學
書委員會
館員西洋
發會哲學
行編學

卷下 宗教真諦之探討

第八章 疑難之世界

一旦吾人由理想之世界轉至現實之世界，則立覺情境大變，殊非可以樂觀。吾人所共表示贊同之各種理想，因概屬於吾人之所想望，故皆與此現實世界之構造絕不相干，而此現實世界究爲何若？究竟何義？則又人各異詞，莫衷一是。吾人於此，又須涉足於疑難之津，蓋亦勢所固然矣。值今科學昌明之世，誠欲建立一顛撲不破之宗教學說，必須無所畏懼，冒犯百難，以衝過一切危險思想之彈石，而後可慶自力更生。宗教信仰上之激烈鬭爭，自古已然，於今爲烈。吾人必須飽忍艱辛，以求得出死入生之佳果。幾多先哲，既曾絞腦瘁神，焦脣嘔血，歷百年載而始博得稀微之結論，或取得世人大體上之同意，吾輩何人，縱竭盡心力，所獲至渺，亦寧能不知足乎？吾人應諒知在此世界，幾無處不充斥陰霾，一切勤勞努力，多屬虛耗。然此固自然之理也。探求真理之工作雖足自娛，但其所達結果而爲疑難及暗影，則距離吾人之所期望與要求太遠，得失相較，直不可以道里計，寧勿可悲？然經千萬先賢之犧牲業績，來日之人類容或可能（吾人不敢斷言必能，至少就此次吾人研究之點而論）底於一偉大之成功。此遼遠方

來之神聖鉅業，當爲吾人零星片段創作之所企嚮。要之，吾人無不對此繫以殷望與企求，此則爲吾人今日覃思窮理之道德目的也。吾人之努力探求也，宜也。

因此，本章將先費半於批判工作，對於現實世界之各種見解，不論現有或可能有者，皆不惜予以嚴刻之評論焉。

第一節 外在界之根本困難

懷疑主義在研究本體問題上之頗具若干效用，固已爲多人所認許。特如吾輩今之所爲，單刀直入，毫不妥協，即以澈底懷疑主義作爲積極的建設的宗教學說之基礎者，則恐未必盡人所願也。在一般人士之心中，哲思欲求之易爲滿足，淺嘗輒止，已至可驚；而其或在多數哲學專業之士，亦有同然，則殊令吾人駭汗無已。二三易解之疑問，一得置答，不論是否正見，即欣欣然贊足其全部欲望，探覺所探究之理由，悉已曝露無遺。彼等似謂倘更追根尋底，將罹大不敬之愆。故彼等之哲學，殆似國會中對一議員之提案，由其同黨政客略加審查而即敷衍了事之查案報告耳。吾輩今寫此書，則覺專以「粉飾」理由爲業之上述哲學，不啻加一侮辱於理由。所謂理由審查一事，其真正性質，決非如政黨議案之單憑結果而塗附牽強，亦非若一在野黨首領之強詞奪理，贏得大衆通俗之鼓掌贊同，實乃專心企求極深研幾之透視，而期於此獲覬絕對真理焉。因此吾人絕不願下端所述被認爲對於任何宗教真理之一種狹義的「辯訴」，蓋置身宗教

問題之前，而取衛護或申辯的態度，即不啻對真正宗教予以一大侮辱。果使世上有絕對真理者在，吾人深願窺見之，苟吾人而得窺見之，則彼又何需吾人爲之曉曉辯訴。然而吾人同時亦不憚先作澈底無姑息之懷疑。縱使吾人能力有限，不克盡舉各極觀點，以一一抉發其真實難題，亦仍願表現忠實，堅決，自覺的懷疑主義之精神。作者在少年時，有一教會友人，曾語以『上帝亦欣願世人懷疑其存在，惟須真摯誠懃以爲之。』斯言深印吾衷，迄今勿泯。此殆可目爲自明眞理，否否，實應爲自明眞理而無虧也。惜在多數論辨之中，此自明眞理每被棄置不顧。上帝而果存在，其瞭解哲學必不後於吾人，其欣賞一哲學問題之程度，亦決不亞於吾人。果使上帝存在問題可構成一極好之哲學問題，則彼之愉悦，亦豈將視吾人爲稍遜乎？抑彼必不願見此問題之爲怯懦偷父頤瑟膚淺以作草率之處理，此輩小信者每備於庸愚的無神論之行世，兢兢然陳出傳襲的「上帝存在之論證」（註二）以相衛護，而籲訴於上帝之前。果使有一理性的神屹然存在，彼決不欲吾人以若是之態度與此問題相周旋也。至少應如處置數理問題時之冷靜與清明，至少應如攻究科學時對於各種含混概念之曖昧矛盾必加以批駁分析而毫不瞻徇，至少應如研討一重要商業投資問題時，對於人心之搖動與判斷之無素養，必加以搜索精核而不厭周詳——則吾人對於「至尊」問題之理性研究，豈不亦需至少同等之縝密，勤慎，與反復尋問，澈底懷疑耶？世豈尚有視疏忽鹵莽爲更侮辱上帝者耶？果有人焉而處置此事，認爲宗教哲學之目的不外蒐賸若干傳統論據之公式，以塞疑難者煩噴之口，而使其無言，斯實人間之一大恥事。

矣。在處理宗教問題時，真正的哲學的懷疑應不願或此或彼之外方意見，蓋真正的哲學的懷疑本身，即為吾人運思之根本，此固不需種種訴辯之冗詞為之答解，或作默然無辭之抗議也。「疑」之為物，即內在於問題本身之中，而此即在開始時，必為吾人所認取。當疑之來至，即須接受之，更從而暢發之，使臻於其極，達於其飽滿之高峯。蓋事物之「真」，即隱藏於「疑」之深內，正如火潛之伏於煤中。若不應掃棄煤炭而冀火之留存，亦安能掃棄懷疑而冀真理之內葆乎？是以懷疑即為懷真之前導，能疑思過半矣。

吾人之精神即宜如是。今若應用之於當前問題，吾人將由何處下手以探求宗教真理乎？如屬可能，吾人之本旨，固在從本體中覓得若干要素堪稱具有宗教重要性者。然此非先澈底明瞭「究竟吾人以何意義而認知本體」不可。是則宗教哲學必先從事於研討純理哲學問題也明甚。吾人對此世界之認識能得如何？且此認識之基盤更復安在？

或將以為此實一晦澀可畏之難題也。然須切記：惟有在此深處可以發見吾人所愛之瓊寶埋植其中。世無宗教學則已，有之，厥惟在是：吾人除向此發掘外，更無他途。且若遇問題之極可厭忌部分，亦不可遽起怖縮之心。問題誠匪易易，但所謂解答者，不過在知吾人自己思想之真意義而已。所求知之眞理，既非渺在天堂，亦非潛在幽窩，實密邇於吾人，抑即在吾人心內也。祇有粗率一事為窺見真理之大敵。吾人盍行近而凝視諸！

一般通俗思想皆認為此實在世界獨立於吾人之外，吾人素亦信以為然。但今問：吾人有何

權利如此置信？所謂世界外在，意究云何？所謂吾人能如此認知之者，豈即謂外界必以某種方式恰與吾人某種思想巧相符合乎？抑或以和婉之詞，轉捩而言之，謂吾人思想之構造自有其與客體相類似處，因得認知此世界矣乎？吾人思惟活動之心界與毫無吾人思惟之外界，其間竟有奇祕之符合，實為一大疑謎，吾人不可不先確定之。此「確定」之本身，又似同樣作一種神奇之符合，介乎吾人與外界之間，而又構成另一確定。如是重重轉換，植立於內若外。但此確定又實告知吾人以外在世界之若干符合於吾人內在思惟。然則吾人能認知外在之對象究有幾何哉？

此難題本一老問題也。設吾人果能解決之，宗教思想全部亦隨而迎刃解矣。設先尋問此難題由何而起？其故為何？不論有無解決之可能，要之其難點顯然便在於世界與吾人相互間之認識關係。一般形而上學學說及宗教學說，無不開始於促發世人對於外在世界之致疑，即外界之素被視為獨立於思惟之外，而思惟必須把握之而認知之者。此種內外主客對立關係，給予形而上學表面上不少難解之迷。思惟者之思惟為一事實，外在界又為另一事實，兩者顯係各不相謀之二單位，則在外界所發生之任何變化，彼思惟者以其思惟中之固有活動本何從了悉靡遺？顧此鴻溝壁壘之二元竟能一舉而消融，成為預定和諧之巧合無間，斯亦足發吾人之深省矣。質言之，此主客一致關係問題恐即為一形而上學的成品。吾人信以為然。凡認世界為一外在事實，而自成子然孤立之實體，他方面則復有同等孤懸之思惟者，且又恰隨外界而亦趨亦步：

種思調之幼稚無稽，下節將加以揭發靡隱。敬坦率以告讀者，外在世界也，單獨思惟也，決無孑然獨立之實在如一般傳說及通俗所深信不疑，甚或有如多數形而上學家所願假定者。但在初步，吾人不能遽勞讀者即入於此種哲學的思辨。蓋必待時機成熟而後可至，而此在宗教學說之形成上必將有其地位。吾人言此，深信勿過質慢也。

茲請先由通俗的形而上學概念入手，即謂有一分明之外在世界離吾人思想而獨立，思惟者必一一反映複演外界事實於其心像之中。今亦以通俗形而上學的心情問難吾人何由確知此思惟者之必如此？則從通俗的與非通俗的形而上學體系中可得若干答案，而此種答案實皆夢魘之譚耳。

其最通俗的答案要不過爲一種恫脅，載諸所謂衛道書中，陳陳相因，世傳勿替，而實無非一最卑下最稚氣毫無哲學價值之恫脅已耳。其言曰：吾人不可不信思惟之人生必能正確思考此所謂外在世界之事實，設或不能，結果必使此世一切常識概念悉罹災厄。果使思惟者不能反映外在事實，演諸個人心像之中，則人間信仰全付子虛，吾輩人生盡陷不幸。夫以此種全無哲學思想之論調而經常出諸某輩自命爲愛好哲學者之口，豈非一大怪事。然此一恫脅果能却走吾人退出哲學之牆外耶？決不能也。爲確立宗教之堅實基礎計，吾人仍須自始追問：外在世界果何由而真被認知？吾人所得之答案，則謂：若不承認外在世界之知識，必將淪於永久之懷疑而歸死滅。此祇恫脅已耳，於正答乎何有？彼等若謂：此外在世界知識而可疑，則人生一切價值復何一不足疑！殊不知吾人正爲尋求生命價值之真實基據，故不憚首先致疑於外在界之知識也。

設令此種懷疑主義不能通過哲學堡壘之第一關，任何苦患亦須忍受，以入虎穴而窮幾微。縱使反對者之恫脅四壁交攻，吾人仍欲堅決追問：此外在世界之一概念本身而誠正式成立，究竟此外在世界何山，何若，及以何意義而被認知也？

然使讀者不先稍費時日偕吾程共相探討此通俗的形上學概念——外在世界一詞之哲學的性質及其成果，恐彼未必真能瞭悉此問題之全力之急需之嚴重與艱苦也。為使讀者偕相分嘗懷疑主義之杯羹，請先接受此通俗的形上學之論調。吾人宜暫放下應有之難題，以待異時之挺起而更顯其重要。讀者必有一日發見此所謂外在世界之通俗觀念全屬虛泛渺茫，可作恆河沙數之幻形，而無一足供宗教基礎之用。於是讀者方感知更深刻的哲學探討之優勢。是以本章即專從事於直接攻究外在世界之通俗基調，以掲發其是否可於宗教方面，或有效獻之功。惜其結果將見一無所有，竟毫髮不足為宗教助者。曾無一人能毅然肯定在此客觀世界中「善」為至上，如通俗所共認者，則此所謂外在世界完全成為一可疑之世界，其中曾無一足為歸宿之地焉。讀者一旦悟此真相，必將隨吾人作更深一層之透視，而後較純正之哲學概念——本體，方得有其定所。故本章在末段將見對於本所否定之諸種基調準備接受，且對本極可疑之世界予以假定與安心。然而縱使得此利助，彼通俗論調之關於宗教信仰諸點，仍不堪一受批判。通俗信仰之具體事象直無毫釐價值可言，則吾人安得不舍之而它求也？

宗教根基之無由安置於通俗的實在論的哲學，以其形上學的某調實太幼稚而纏疏，吾人將

予以釜底抽薪，詳加批判，因而提出某種新概念焉。但此新概念對於真實世界之存在，實樸信仰之道德的意義亦決不予以抹殺。吾人在進行研究工作中亦非賴此不可。外在世界之通俗觀念實際可供多少效用，亦足藉以達濟各種科學目的，特其內在矛盾與戾謬諸點自宜予以駁斥：然而真理之本著乎其中，由此而醞釀成一進步的概念，即永久的本體與吾人對此之關係是已。表似虧而裏則益，東榆雖失而桑隅可收。此疑難之世界固見滿布陰雲，沉沉而無生氣，然吾輩現代教師多宿於其中而勿去，則將爲吾輩換一新面目也亦宜。信然哉吾人將見一較高之世界，具有神皇的宗教意義，良足慶也！

故第一步吾人可先與通俗的形上學之世界觀相周旋以測驗其有無宗教價值。此世界被認爲存在於時間與空間之中，萬象畢如其相，自動而交動。作者爲便利計，以下將用「力」(power)之一詞以說明此外在世界之事事物物，個體或羣體，且可造生結果，影響其他個物或衆物。但無論此種種「力」如何發揮其效能，此所謂外在世界中之宗教真緣，苟或有之，必繫於「善」之至上，而非「力」之萬能。世人宜知此外在世界歷來被認爲力之叢羣，動作無息，或互撞，或交和，由是而發生種種結果。果使其中真有宗教理想，宜必於力之善性或其作用之善性見之。倘無宗教理想可得，必將別開生面矣。從真正哲學方法及其恆性而爲觀察，此世分決不能單認爲一種力或力之一羣，讀者此後自可知之。誠以力之存在，惟屬時間，惟於彼此相互關係。果使力之外界與通俗形上學之虛構皆告失敗，其在較深見解上之本體恆性，或將顯露其無限價值於

吾人。實際上吾人必可發見在通俗觀念中之力的外界難以獲一宗教真諦。彼等喧囂爭撞之譁聲，離乎其成宗教之協奏。彷彿有若閃電，有若火燃，叫吼欲狂，不聞靜妙之音韻。吾人於此，非被迫而至他不可。吾人將隨歷來對假定之外在世界，於其歷史，於其勢力，作科學的研究者，師其故智，循其途徑，而從事於通俗世界觀以外之他方面的探討。吾人對於彼等科學家所獲之結論，大體上表示接受，即其所言關於日常生活上之實際成果，與其對於力的世界之性質及目的，皆抱一不可知論的態度，此實今日有思之士所不得不爾爾也。吾人對於力之支配此世界，亦以不可知論者自居，惟吾人尙願別開蹊徑，異乎科學家之所蹈，特非涅槃之路而陷入於幻境，乃實導至一觀點可以透測生面之可別開者也。此爲自康德(Kant)以來現代新唯心論者所盡夕驚心而謀有所正見。其中幾多開拓荆榛，辛苦疲憊，爲吾人所熟知。吾人今之研究或亦薄於渺茫而無結果以終，惟深覺確已發見一大坦途，對於若干讀者至少半爲新見。且此新途徑上或有不少景象非全令人失望，甚或對於宗教真摯追求之士，亦不無可得慰安者。凡諸所言，皆爲預計，移晷日後，可也。茲請先論力所展開之舞臺——形下的或形上的力的世界。是即爲疑難之世界。

第二節 流行的科學世界觀與天演法則之蔑視宗教

試先討論所謂外在界中其相動作之力的問題，並對此所謂外在界之基本觀念即通常科學經

驗所由出發之點，吾子接受而不加以批判。爲言：有一客觀世界於此，具有運動而受某種法則之支配，一切動力無非物質在運動中之表現方式。恆星運轉，彗斗迴旋，潮汐鶴落，雲電揚馳，百川匯海，火山噴進，有生之倫，產生，成長，死亡，莫不表徵某種通則之運乎其中，由經驗而被發見，藉以覘測方來。以其後先聯鎖，此呼彼應，通體相關，是之謂大自然宇宙。惟此物質絕無生機，公浮井井，爲固定之最後真理，人莫或創造之，亦從莫知其所以，惟壹意接受之而棄其支配而已。是全世界不曾一龐大之機器。其中縱有心靈可以充貯知識，所謂科學理想，如彼拉普拉士（La Place）及與吾輩同時之瑞芒德（芒二）所巧爲摹擬者。此種心靈容可取得宇宙公式之鉛鑄，以啓森羅萬象宇宙秘庫之門。彼能運用公式，精計象數，起伏無常，如今日之天文學家預測日蝕者然。空氣振動之量，息息圍繞吾人，歷歷可數。諸如此類，有條不紊，千萬禪前，事象之可了然於胸，宛若翌晨旭日重昇之屹然不易。一切皆已前定，罔或能更。三冬窗簷之冰結，透明有光，深秋林內之黃葉，下降有序，自溪網獲之鮮魚其將絕息時之筋肉顫動，凡諸現象皆可前知。計之以精密之數學，述之以詳盡之條文。以此公式定律亦可判定幾萬萬光年以前之情事，即今日偉大恆星系統所由凝結之最初星霧雲團狀態。所謂自然世界，蓋如是如是。

爲問此龐大機器中能有何等宗教成分乎？在此固定僵結機械數字之叢羣中又如何能有較高質素之餘地乎？今日科學界若干代表之答案，爲吾人所飲聞。其言曰：凡在無可致疑者即有進

化（註三）之大法屹立其中。物質界之天演，即成爲人事界之進化。此世界在一切公律局咸支配之下，即表示極常前進之趨勢。故自然律即與道德相符。故在機械宇宙中具有宗教地位。

諸更對所謂進化定律作一檢討。在上卷實已縱論及此，且謂其毫無所裨。誠以吾人所謀同意之點在道德之本質，而難以表示同意處即在此固有所謂物質演化一事。吾人不能僅憑「實在」以論定「應然」。必先同意道德律之爲何，方能判別演化是否真爲進化。此本皆言之於前矣。今請以此天演法則推論現實世界中究竟有無宗教地位。蓋吾人既明定所謂「善」之界說，則可評估此世界之行歷是否趨善而趨。倘此世界真有進化，則宗教心理之偉大要求得遂向平之願。是可謂有一種力非由人爲，乃向正善以活動。特此果由天演法則使之然耶否耶？

吾人願儘先答曰：倘使此世誠有一種動向，因時間之推進，足以效助於人生向善之奮鬥與日俱強，則此動向洵爲吾人所馨香拜求之不暇。抑此動向而誠如科學家所詔示，得發見之於天演之中，則結果洵足令人類乎相慶，雖外在界尚多竊疑道德之進展，但天演既漸進於較高之域，日就而月將，則此世界亦必與人生道德生活愈趨而愈臻於和諧。信有之乎，是又爲吾人所求之不得者，則在時序上，道德成爲自然界幼兒期之產品。人則生而稟具品德，無勞後天之勤求發展。由是以觀，天然演化一事，實大有造於道德進步，世界今日已較往昔良善多多。此非客觀世界之宗教意味而何？雖然，斯果已盡世事之真相矣乎？已真足令人滿意矣乎？

抑吾人尙未疑及自然法則之科學價值也。彼等皆在近年逐被發見，而又莫不詔人以天演真

理之博大周備，無所不包。顧在接收承認之前，畢竟是否真有重大效獻於吾人當前之疑問，不可不重加反省者。吾人對於天演誠深置信，但必取一甚高之地位，以專駕馭。果使力的世界可以離却人生而具有宗教成分，則此成分必遍屬於世界全體。向善而僅爲一小部分之力，豈足快心！有世界之一小片奮力以發展道德，而復另有一小片，奮力以遏阻道德，其必令人有不甘者矣。將能以某種良法調和此矛盾分子使適相反而相成也乎？將能視爲逆吾者較之順吾者更重要有意義，抑實世道之最深真理固所當然乎？否則吾人必將淪於衝突黯澹之幽審，面面相覩，徒見善與惡之混亂不分，莫可救藥已耳。夫此善惡雜處之世界而爲事實，則吾人安得不俯首相承，但不能謂已應宗教要求之答案也。試更對此二元世界再作研討：其一趨勢造成倫理的善，又一趨勢造成倫理的惡，兩皆屬於基本動力，兩皆同等活躍，強弱頽頏，而復產生同等暫時，亦實同等永久之結果，但各水火冰炭，積不相能，永爲仇讐，交爭不已。設想此世界爲如是之一劇場，演如是激鬪之慘幕，復何有宗教地位其中之足謂乎？肯定之答案自益難期。吾人既被注定於兩力鬭爭顛頏不下之局，焉能發見宗教佳象於其間？其將更從較高方面以視此世界乎？抑將悉予放棄宗教興味以觀之乎？兩者必居一於是。浸沒於暗音中之相反相雜，安能有道德的和鳴？吾人乃得毅然判言：如認世界爲在時間上之成長，爲自然力之產果，爲歷史的演展，則難保不使此世界成爲無窮爭奪之戰場！是則可以察知之進步，無非爲一暫時的無意義的事實，混雜於紛亂蒙混勢力之中而已。所謂此恆星系中數千萬年來之進化，已明示吾人：自然與道德，

不見有真正調和之意味在也。

讀者盍請注意於若干日常事實中最熟識之一點，顧此在現代論辨中輒被忽視而不覺。近代科學誠已確斷自然之天演，而又不忘論定在此星球界上之天演經過僅為一短短有限之歷程，距今並不甚遠。吾人嘗聞之矣，此星球至多在二千萬以至一萬萬年以前，不過為一星羣集團，其若干證據，皆已詳加說明，而吾人之地球，且尚未全冷。在此星球宇宙史上之較近時期，此小點之地球尙為烈焰蒸騰之一長球體，爾時月球尙未由此分離。其年代之甚淺，可於今日地心之熱力證之。且也，吾人地球之如何進行成化，亦可於月球之成化比例推知。月球體狀較小，故其凝結遠較地球為速。當月球之漸就冷縮，蒸氣全消，水分亦竭，此小小岩石集團頽然旋轉於太空，經過若干呆鈍之時日，枉以無情之凝視，注於風電熱狂之地球刻刻運動無息，苦痛莫加。觀彼月球之運命，即知吾地球來日之將如何。於是所謂進化也者，將與潮汐而俱消止。凡此，皆今日通行科學所常告語者也。故據吾人所知，科學所稱進步實不過短暫局面之一事實，大自然可容其有之，而非必其有之。進步係一種偶然終度之歷程，如文學中之一段插話，即某種物質集團之力發散史上，有此一小斷片，恰似宇宙新聞中發表地方消息一則，以其甫起於吾人之隣巷，故為吾人所聆及也。夫此乃世所熟知之事實，特其意義輒被忽視。吾人乃不得不採出之而重加丁寧耳。

有不服者起言：凡諸所述，皆為積億萬年無限方來之推論，強調乎是，豈得為乎？至少今

時今處世間確鑿表顯進步，足孚吾人道德的要求，此非已可滿意者乎？縱在地球完全圖結之前，吾儕人類尚有數百萬年之成長，夫亦足以躋躇志滿矣。好奇至注視茫漠不可即之方來，寧非愚誕？漸進之再來與否，遠在窮荒兆禪，夫亦何虞之有哉？

雖然，吾輩則仍堅持前說。吾人未嘗不摯切企望此世界可應人生之道德要求，無論此企望爲合宜，爲虛想，抑更願其非屬偶然，非爲一時順便，亦非短暫現象，而由其本質使然，屬乎恆久之常道。果使今日之進化爲大宇宙本性之表徵，果使現今爲永恆之樣本，則吾人亦復何言。倘實不然，今日之進化，無非爲偶然現象爲原子流中之一泡沫，則進化也者，可謂供人徹醉之一愉快的事實，惜非具有深刻意義之一事實也。仍於夜半深池之畔，吾人呼援而無回聲。大自然之嚴命曰：『余惟在下列限度內支持爾輩之道德的需求，爲爾輩之地球溫度可高至不爲海洋所浸沒，如太陽之熱力呆輝，放射充分大量，以維持人世之煦和。逾此時期，余將冰結爾輩之樂土與夫道德需求，使成凜固，以至爾輩之星球一無美物，惟餘鑿鑿荒山，留映太陽最後之紅光一縷。爾輩之進化，於余乎何有？』觀此，宜知真正難題之所在。事實在此方面之意義，蓋如下述。問題不在進化之能否或長或短，持續於此星球，乃在此世界對於如是終結之進化，全無興趣，一似可有可無——此實最黯淡之點也。今日者，縱進化之事實如是迅利而正確，但吾人實祇生存於一種世界，在其中，所謂進化，絕不占重要地位，絕無聲息，鬱鬱一小戲泡蒸發之微息已耳。由是以觀進化之具體事實，曾何道德聲援之足云乎？

惜哉，世人每置此種顯明熟諳之事實於無視，而轉求諸未來黃金時代之種種幻夢也。彼等美化，將來人類爲神聖天便，虔肅無倫，或爲言笑宴宴之人生，歌舞徹旦，或爲科學湛深之通士，能藉高等代數計算月球彼方山巒中原子分子之相對位置與其運動。爾時百福驛臻，一切進化之美夢無不實現，大自然能憑自然律產出福祉，使吾人對之讚美謳歌。果爾，吾人誠不得不欣羨公元一百萬年後之人衆；但縱使一切循此推行，縱使日球如常工作，而其時之人類遠較吾人今日爲佳，吾人亦未嘗能見宗教意義之佳兆也。蓋世界整體未必足副吾人真正道德的需求，而所謂福樂之偶現，不過一時之僥倖而已。簡括言之，世界有兩趨勢橫於吾前，其一爲進步，爲演化之工作，厚殖其力，凝聚其能，以造成生命，其它則爲死亡，爲能力之發散，爲一切價值之毀滅崩消。吾人知在月球上後一種趨勢已日卽於占勝。吾人又聞在地球上後一種趨勢亦不日可占勝利，而前一種趨勢，則不過優越於暫時。且彼現今之占優勢，質言之，無非屬於僥倖的偶然，一旦宇宙大變來臨，即可倏歸於盡。吾人在此二種趨勢交織之中，乃被責令尋求宗教成分。就作者個人而言，對此世界除作物理學的研究尚具興趣外，更不能及其他。以言科學，洵足娛也。以言宗教，云乎何有？然而世人竟有提出所謂「天演宗教」者，嘻，異矣！

誠然，彼堅信世界進化者，必懷一種臆說，即先假定進化之事實爲充分具有重要意義者是也。以一世界而已具千百萬年之進化，其中必有無數未曾大白之淵源。恆河沙數之列星，擁有瑰偉廣邈能力之祕庫，厥數當無窮盡。進化縱卽在此處停止，未必不可更煥發重興於別處。誰